

Characteristics of Egon Schiele's Expressionist Watercolor Paintings

耶貢·席勒的「表現主義」水彩繪畫特質

張 旭光 Hsu-kuang CHANG

西班牙國立塞維亞大學繪畫與修復學博士候選人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美教系兼任講師



圖1 花布上的裸女
水彩／紙 1911年 48 x 31 cm

二十世紀初期奧地利表現主義畫家耶貢·席勒是「維也納分離派」三位代表人物之一，這個藝術組織的首席代表畫家是古斯塔夫·克林姆。我們對克林姆的作品非常熟悉，裝飾華麗的人物描繪令人印象深刻，對同是維也納的畫家席勒而言，就沒有如此般的盛名及幸運。畫家席勒的繪

畫作品，以內心直覺的感受，透過彩筆傳達於畫面，特別是畫家拿手的水彩畫，藉以刻畫出男女間的生愛一恨及畫家個人破碎化的傾向，這種以孤獨的充分自覺而延伸的一種自我否定和蔑視境界，是當時表現主義繪畫思想最重要的一個觀念。這個觀念在畫家席勒身上表達得最為真實，所有維也納分離派的畫家們都未能全然掌握這項特質，對二十世紀現代藝術的啓發，席勒居功厥偉。

席勒的水彩人物有許多是以描繪性愛為主，但畫家的作品堅定告訴我們，情慾的表達是具有神聖的不可侵犯性。筆者希望以畫家擅長的水彩作品來探析席勒繪畫風，並為前期表現主義（Preexpressionismo）繪畫理念，做正確詮釋。

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洲藝術運動中，許多繪畫主義及流派思潮，如雨後春筍般的相繼湧現，可說是西洋藝術史中前所未見的盛況，當然也造就了許多傑出的藝術家，至今這些藝術家仍是研究西洋藝術史的代表人物。而這些一時之選的藝術家們所具有的繪畫特質，在當時不但有其時代特殊風格，也不斷的衝擊現代繪畫的思想，影響之深遠，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此時，仍具有時代藝術性的指標意義。

在一八八〇到一九〇五年代「表現主義 Expresionismo」的萌芽期間，整個歐洲都潛存著將情緒及感覺勇於表現出來的新藝術浪潮，而不是一昧的將自然景物再度呈現。以法國為起源的這股藝術火

表現主義的繪畫一直以「人本」為中心主軸，儘管



圖2 情侶

水彩／紙 1911年 48 x 30 cm

種，如燎原般很快的便擴及其他國家，其中在德國的表現最具成就，又以一九〇五年「橋社 Die Brücke」及一九一一年「藍騎士 Blue Reiter」的成立最為重要。他們主張：「任何人都在企盼新的藝術思想誕生，用一種直接而強烈的表現手法將內在的感覺傳達出來的創作者，就將是我們的同伴。」這股思潮的萌芽期當然也影響地緣所及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但在維也納卻有不盡相同的詮釋。一些較前衛的藝術家跳脫傳統的框架而分離出來，另組畫會團體，安排展覽表達意念等。由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在一八九七年所創立的「維也納分離派 Vienna Secession」，對現代藝術的影響更是無遠弗屆，這個團體的另二位知名成員是奧斯卡·柯柯西卡（Oskar Kokoschka 1886-1980）及耶貢·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享年僅二十八歲的席勒，他短暫的藝術生命、個人表現風格濃厚的繪畫作品，是維也納分離派的代表人物中最特別的一位。

奧地利表現主義畫家席勒¹，一八九〇年六月十二日生於奧地利的杜倫（Tulln），父親阿道夫（Adolf Eugen Schiele 1851-1905）是奧地利皇家國有鐵道局杜倫站的站長，和母親瑪琍亞（Marie Soukoup 1862-1915）共育有三女一子，

長女愛爾薇拉 Elvira 十歲即過逝，而阿道夫先生在一九〇五年病逝，過世前即已發瘋的父親，讓年僅十五歲的少年席勒終生無法忘懷父愛，席勒和父親的感情非常深厚，從席勒幼年時期大部份的畫作都以杜倫鐵道站及整列的火車廂為描繪主題，就可看出在畫家幼年心目中的父親是有如英雄般的模樣，而相較對他冷漠無視的母親，家庭的感覺其實非常淡薄，這點對席勒日後的繪畫風格有著極大的影響。以一位十五歲正值叛逆期的少年，除了投入興趣的繪畫之外，可能很難有更適合的發洩，「家變」對一位畫家而言，無疑是最大的外力影響，這股影響力，陪伴這位畫家走完繪畫的藝術人生。

一九〇六年席勒考入維也納藝術學院，參加葛萊潘克爾·克里斯第安（Christian Griepenkerl）所開設的繪畫課程，席勒自此開始了藝術生涯。也在葛萊潘克爾的引領下，習得素描及他鍾愛的水彩技巧，也喜歡上了現代藝術。這所學院同時也是克林姆曾就讀過的學校，因此在一九〇七年席勒拜會克林姆之後，叔侄般亦師亦友的情誼一直維繫到生命的終點²，而席勒也當然成為了克林姆的伙伴及繪畫路線繼承者，但早期帶有印象主義色彩及裝飾風格的作品，卻遭到克林姆以抄襲太深的理由斥責。一九〇九年六月，席勒在結束第三年的課程之後離開學院，和固特斯洛（Paris von Gutersloh）及一些學院同伴加入以克林姆為首的「新藝術團體會 Neukunstgruppe」，並數度參加該團體在維也納畢斯克畫廊（Galerie Pisko）的冬季沙龍展及布達佩斯等其他地區展出。席勒曾在一九〇九年為了追求更多的創作自由，與固特斯洛及其他同伴公開在畢斯克畫廊對

抗恩師克林姆的理念，雖然如此，他對克林姆如恩師般的尊重仍不改變。一九一二年脫離學院束縛後的席勒，很快便專心投入繪畫創作，有了工作室和模特兒，他個人繪畫特質開始表露無遺，對情慾色彩濃厚的創作特別感興趣，再加上維也納本來就有許多的「情色主義Erotismo」繪畫收藏家，更助燃了此類藝術的發展。

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之間，也就是席勒父親逝世後的二年中，少年畫家的心理充滿無限的感傷；一方面尋求心靈創痛的撫平，另一方面也藉繪畫的表現來疏解悲傷，所以在行為上有著極為誇張的自我意識表現，這些都反映在他日後的繪畫作品中。從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三年之間席勒有許多的自畫像（Autorretrato）出現，其中以水彩和濃膠彩（Aguada）加上鉛筆線條的技法為主，而這些自畫像所表現出來的相貌，都是悲傷的自我形象，顏色灰暗帶深褐色調，輪廓用黑線條清楚描出，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一〇年作「裸體自畫像」，其造型背後襯以白色粗線，有如發光的軀體般耀眼，而瘦骨嶙峋的身軀、雜亂無章的頭髮更是直接表達畫家內心痛楚和不安。這些作品比起歷來的畫家所繪製的自畫像，如杜勒（Alberto Dürer 1471-1528）把自己描繪得英俊秀麗；林布蘭特（Rembrandt Van Ryn 1606-1609）有如藝術大師風采，就連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也將失意的自己表現得「很像自我」。唯獨席勒的眾多自畫像，非但不太像自己，而且令觀者很難辨認出是他本人，不具俊美特色，充滿痛苦的表情中還帶有濃濃情慾意味。儘管如此，世人的獨特眼光是十分銳利，早已看出席勒的藝術天份與才氣，並且將是克林姆

之後奧地利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可惜造化弄人，在克林姆五十六歲逝世那年，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僅二十八歲的青年畫家席勒因患有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而病逝；三天之前（十月二十八日）他已懷孕的妻子艾蒂特（Edith Harms 1893-1918）已先罹患同樣症狀病亡。³

由於席勒的畫作實在具有強烈的情慾色彩，對一般市井小民而言，的確是色情性大於藝術性，尤以二十世紀初的社會民情，畫中的煽情意味非常濃厚；加上席勒的私生活不檢點，畫室允許一些不務正業的青少年進出等因素，他的工作室是搬了又搬，總為當地民衆所驅趕。當時席勒的繪畫名氣已十分響亮，引來不少藝術家的嫉妒，再以其衣衫襤褸、不修邊幅的外貌，孤僻不易相處的個性，早以引起同行的不悅。因此想加害這位少年得志畫家，並非難事。一九一二年的秋天，席勒終究以有違善良風俗的畫作被捕，並加上一項色誘未成年少女的罪名遭迫害（此罪名未成立）。最後席勒雖僅被拘役三天，這「拘役的三天」對他影響不小，但對他的創作風格卻影響更大。經過大眾的渲染後，維也納的居民們都想看看這位以妨害風化被捕的畫家作品，使得席勒在藝術界的名氣更是如日中天的響亮，原本嗜好春宮作品的收藏家們，更以洛陽紙貴的價值典藏，而席勒當然也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色慾及自慰的性表現手法充斥在他後幾年內的水彩創作。

席勒的作品雖然大量表現情慾主義，這個主題也讓他的作品得到極好的評價並廣被購藏，但我們必須知道畫家的本質特性，即少年遭到父親發瘋病逝的衝擊，缺乏母親的關愛，以及因畫被捕



圖3 手撫額頭的自畫像

水彩、膠彩、炭筆／紙 1910年 44 x 31 cm

的刺激等，都直接影響了席勒對主題的表現：再以當時風靡全歐的表現主義理念，更讓席勒勇於表達自己的感受，直接在畫面中以強烈的手法釋放內心能量，當然能滿足自己，也能滿足大眾。席勒一生的首次個展是在一九一四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於維也納亞爾諾特畫廊（Galeria Arnot）舉行，隨後又移到蘇黎世繼續展出。這次的展出全以素描及水彩為主，表現的主題也全數為畫家尋意的作品，席勒並親自以水彩及濃膠彩繪製首展的海報，海報內的自畫像被亂箭射中胸膛而垂垂欲死，隱喻他所受到同行仇人的迫害，他並自稱為「聖·塞巴斯提安Selbstportrat als heiliger Sebastian」，藉以描述他自己神聖崇高的本質。自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五年間，席勒在各項展覽的活動已達巔峰，他向大眾所傳達內心情感的畫作也廣為接受，當然席勒的自信心隨之大增，這點影響可從他末期的油畫作品得到印證。這些油畫作品的顏色豐富多變，厚重的油彩中看得出畫家對自己充滿自信，穩健的人物造型也散發出一代大師的獨特風采，席勒多年以水彩描繪人物的功力也展露無遺，一九一八年的作品就已完全具備名家風範，只可惜他如日中天的藝術生命在這年即畫下句點。

席勒的水彩作品，以繪畫技巧而言，並不是十分的傑出，在同時期的畫家群中更不出色。如荷蘭畫家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872-1944）紅樹系列（Red Tree 1910）之前的水彩作品，無論人物或風景寫生等，水彩技法十分卓越，對畫面水份及顏色渲染的掌握能力獨到，當然蒙德里安並非以水彩享譽藝壇。席勒一九一一年作的水彩「花布上的裸女」（圖1）及「情侶」（圖2），在構圖上採垂直式的表現方法，背景平面空乏，這點是受了克林姆的影響，當然畫家也注意到了平乏的背景更能突顯主題人物的訴求，無論背景描繪的再簡單或精彩，都比不上「不畫」來得效果強烈。此兩件水彩作品在人體描繪部份主要以鉛筆勾勒形象，再填以水彩，與膚色相近的畫紙，只要略施薄塗、渲染，不難繪出膚質感覺，在描繪陰暗處時加入冷色系的藍、綠色，使暗面充滿生氣，此點描繪觀念當然來自學院的基礎訓練，也由早期的印象主義繪畫中將陰暗面溶入藍色系的觀念而來。對花布衣的處理，也反映出克林姆的平面裝飾風格，刻意不描繪衣褶紋的光影，而以近乎平面的色塊如圖案般描繪。席勒終其一生的作品中有一點是維持不變的，就是作品「簽名」方式，「上名中姓下年」或加方型外框，都是來自克林姆的延續，唯獨人體外側的白

色寬線，將人物襯出的作法，是源自席勒本身的觀念，感受不出業師的任何特性。

充滿「自戀特質」的席勒，可從他的自畫像看出來，但他自畫像的特性不同於其他繪畫史上的各派畫家，以完美的自己呈現在畫面，並且力求精緻，塑造出王公貴族的模樣。唯一可以相提並論的是被譽為「表現主義先驅」的梵谷，自畫像的作品非常多，能完全充份表達自己各時期的模樣及感覺，內心具有憂鬱的神情，配合強烈色彩及筆觸，展現畫家獨特的繪畫風格，但我們一眼就可辨視出是梵谷的自畫像。席勒一九一〇年所繪水彩作品「手撫臉頰的自畫像」（圖3），以粗獷的筆觸、近乎隨興的顏色，在勾描好的輪廓線內塗抹色彩，只有在頭部及雙手以較仔細的方式描繪，略帶鬼臉般的表情，拉斜的嘴唇及臉頰

肌肉表現，眼眉高低的位置等，席勒的素描功力不容置疑；從刻意拉長的造形，鉛筆線條銳利度及手指關節的描繪等，都看得出克林姆的影響。此時期的席勒作品還是難脫其師陰影，而這件水彩摻合濃膠彩作品應只是畫家日常的習作而已，在畫面構圖不均稱及署名方式上可確知。另一件在一九一二年的水彩自畫像（圖4）是席勒遭拘禁後所作，此時期應是畫家情緒最低迷時刻，他以極簡略的手法描繪自己，不具變化的棕褐色來彩繪衣著，僅有簡單衣褶紋略飾光影，無奈的臉部表情訴說著自己的遭遇，有如寫在畫中的文字理念：「鎮壓藝術家絕對是一種罪行，是在謀殺萌芽的生命。」

其實席勒的肖像作品並非全如其自畫像般的「醜陋多怪」，那都是畫家以內心感受直接表達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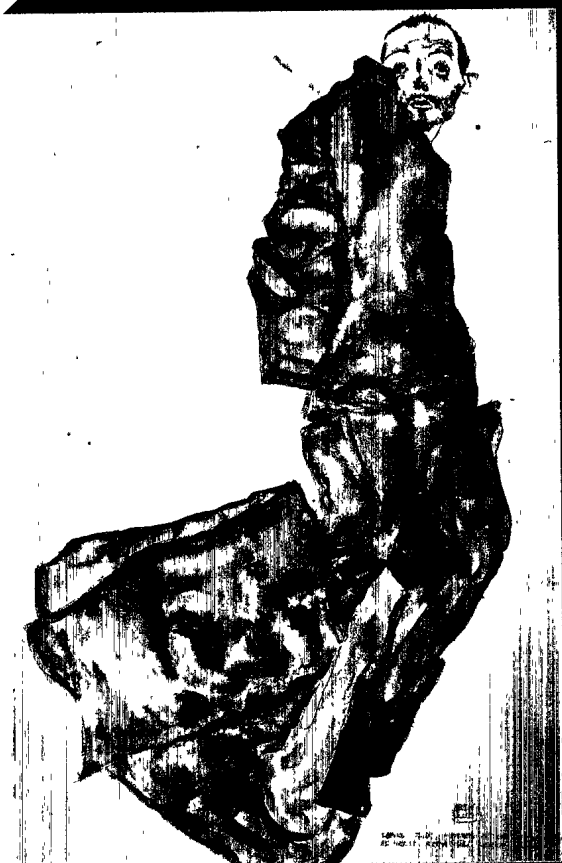


圖4 自畫像
水彩、鉛筆／紙 1912年 49 x 32 cm



圖5 艾力策的畫像

水彩、膠彩、油彩／紙 1912年 139 x 55 cm

畫面上的訊息傳遞。因為席勒認為：繪畫並非將自然景物重現詮釋，而是一項透過表現媒材反映人們心靈與精神的動作。一九一二年席勒為企業收藏家萊德爾（August Lederer）之子繪製幾近等身高的肖像畫（圖5），將業主高雅俊秀的外貌表現得極盡完美，為求慎重其事特將背景全部繪滿，並加繪了畫家喜愛的平面裝飾圖案。構圖用垂直法表現人物的崇高性，材質則為水彩和膠彩及油畫顏料繪於麻布⁵，畫面臉部及潔白的襯領是視覺焦點，搭配下方色調較亮的左手所產生的平衡性，讓此畫的完美度幾乎無懈可擊，也說明了席勒對萊德爾家族的敬重。當然業主也盛重邀請席勒連續兩年的耶誕節及新年在匈牙利的豪宅共度歡樂。

以女孩及婦女為對象的作品，在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一年之間是席勒常表現的主題，這當然與當時充斥在維也納的性色彩有關，而業師克林姆的影響也是主因。一九〇八年克林姆的名作「達娜 Danae」問世時，在藝壇上引起極大的迴響與好評，席勒當時也深刻感動到這件名作的魅力，於是在次年也努力設計了一件類似「達娜」的金屬油畫，背景則以描繪植物為襯底；在起草階段，還用比例尺仔細的構圖，在很想模仿又刻意避開的尷尬情況之下，這件作品是完成了，但未受到應有的評價，反而遭致克林姆的指責。但席勒卻從中獲得許多的寶貴經驗，在構圖上、畫面處理能力上都獲益匪淺。一九一三年以水彩及鉛筆繪製在羊皮紙上的「神聖家庭」（圖6），是描繪畫家自己與女友娃莉（Mally Neuzil）所共組的家庭，嬰兒被放置在一隻紅色微透明的袋中，有如小幽靈般張望人類，一家三口的六隻手，都比著

意圖密謀的相同手勢，而一道黃色金光則意有所指的環繞著女主人的頭部。席勒與娃莉的熱戀期由此可看出，此時畫家也正在繪畫事業上有很大的斬獲，洋溢著喜悅的快感，也是席勒多年來少見的高彩度作品。構圖上的疏密性十分得當，所引導的視覺焦點也非常清楚，能緊緊扣住欣賞者的目光，裝飾意味濃厚的畫面風格，以寫實技巧描繪紅色半透明袋狀物，有些突兀及不自然，但席勒是非常用心來經營處理這件水彩作品。

表現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期有一個強烈的主張引起人們的重視：對於熱血澎湃的生命本質，需以赤裸裸的熱情直接表現，明亮與黑暗的強烈對比，粗獷與賁張的扭曲造型，才能盡情的釋放心靈能量。席勒的繪畫本質基本上符合這個精義，但有其個人的特殊表達。一九一一年所作的「手肘往上的女孩」(圖7)，就顯示出了強烈的對比色彩，

以不先調和的「原色」直接揮灑在畫面，一筆呵成的線條不加修飾，造型簡單而充滿張力，以銖紅色巧妙的點飾嘴唇及胸乳，讓畫面更為生動活潑。此作所需的完成時間應不太長，但畫家培養蘊釀的創作情緒，可能已累積一段時日。

圖6 神聖家庭
水彩、膠彩、鉛筆／羊皮紙 1913年 47 x 37 cm



「希望的啞劇、死亡的幻影」，可用來描寫席勒主在藝術舞臺的賣力演出，歌頌這位二十世紀初期的靈魂畫家：他的光環照亮了萌芽中的現代藝術，指引眾多的藝術家，如何點燃自己內心的創作動能，以真誠的本質化做耀動的色彩，傳達生命的真義。席勒的作品中潛存著病變哲學和孤獨悲觀主義，在他無以名之的創作低潮期，試圖摸索內心靈感的進路，以窺探藝術初始的本能，而短暫的創作生命尚來不及衝刺就已燃盡。當我們看到席勒深沉的畫作與其恩師克林姆明亮的作品同時展出時⁶，一幕代表生命真理的默劇，也正在無止盡的演出。

註解

¹ 席勒的繪畫風格常被歸納為維也納分離派，但依據We Beckett女士所著《西洋繪畫史》P.343說明耶貢·席勒為奧地利籍表現主義畫家（1994年由英國倫敦Dorland Publishers出版，義大利印刷）又《藝術家名錄》P.472席勒篇有相同記載（1987年由瑞士Albert Skira出版）

² 克林姆與席勒母親同為一八六二年生，席勒與恩師克林姆之友誼維持到兩人生命終點。記載於「二十世紀藝術」第一冊P.160（1990年西班牙Salvat出版）

³ 席勒與艾蒂特於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七日結婚，艾蒂特結婚後名Edith Schiele。婚後四天，席勒奉召到布拉格（Praga）入營服役。兩人逝世後在維也納的墓園內立著雕有兩人裸像浮雕的碑銘，記載兩人的生辰。

⁴ 轉引自「席勒Schiele」P.28記載：「Den Kunstler zu töten ist ein Verbrechen, es heisst keimendes Leben werden!」（1994年西班牙Taschen國際出版社）

⁵ 歐洲當時的作品價值觀仍舊為油畫高於水彩作品，因此以水彩搭配油畫繪於麻布上，能提高作品的價值。席勒在佛蘭家中也為其子描繪一些水彩草圖（Boceto）。

⁶ 席勒和克林姆及其他維也納分離派畫家的作品，長期在「利普斯維也納國家藏書室（Belvedere）」同時展出。

圖7 手肘往上的女孩 水彩、鉛筆／紙 1911年 48 x 30 cm

